

文人笔下的母亲

□吴婷

古往今来,文人笔下的母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或善良、或朴实、或坚强、或慈爱。

老舍的母亲是位“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的不识字的劳动妇女。勤俭诚实的母亲长年没有休息,“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在母亲七十大寿那天,老舍没能回家。母亲十分想念幼子,没有心情过寿,只喝了两口酒,很早就睡下。

老舍的母亲是万千母亲中的普通

一位,但她却让老舍在性格、习惯和为人处世等方面都得到一种可贵的积淀。读老舍《我的母亲》,语言质朴,情感激烈,字里行间呈现出位爱子无痕、润物无声的母亲形象。

史铁生的母亲,坚韧顽强,无私伟大。她对身患残疾的史铁生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爱。史铁生在《秋天的怀念》中,写母亲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比他自己还敏感。母亲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残疾儿子的尊严。因为爱

之深切,母亲一心为子而忘了自己。在史铁生面前母亲始终是那么怯弱谦卑。

席慕容在《生日卡片》里,讲述了母亲把她十四岁那年亲手制作送给母亲的生日卡片珍藏在小提箱里,她那时才发现“世间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容易受骗和容易满足。”儿女们小小的关怀爱意足以让母亲欣慰开心,视若珍宝。

在《花朝节的纪念》中,宗璞把母亲比喻“春天、太阳”。母亲为全家人甚至亲朋们操碎了心。丈夫儿女们的日常

生活全是母亲一个人料理。在宗璞的眼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母亲不但是慈母,疼爱呵护子女;还是贤妻,对父亲的关心无微不至。

每位母亲都十分平凡,但每种母爱都非常伟大。正如罗兰所说“做着一切幕后的功臣,付出着鲜为人知的牺牲。”而身为子女的我们,或许终其一生,也未曾有机会体认与反省。

其实,文人笔下的母亲,又何尝不是天下母亲的缩影!

这样的方式传递着。

母亲对我越来越依赖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找我商量。而且我明显感觉到,母亲特别听我的。我说,不能随便听信电视里的医疗广告,在大街上尽量别凑热闹以免受骗,母亲都记得牢牢的,而且一字不差地转述给父亲。我常常从父亲那里听到我自己说的话,每当这时,我会涌起一股自豪感,觉得自己终于成了一座伟岸的山,是父母永远的依靠。小时候我习惯说“妈妈说”,现在母亲也习惯说“闺女说”。母亲真的老了,老成了一个孩子。

时光的深巷中,我们把母亲远远落在后面了。母亲脚步蹒跚,她追不上我们了。不要让母亲看着我们的背影独自落寞,停下脚步,转过身,告诉她:“母亲,不必追,我会等你的,跟紧我!”

好使的母亲就听到了,并且一眼就看到了拐角处的我。母亲对儿女的声音总是最敏感,即使在喧嚣的人海中,她一下子就能把自己的儿女准确地捞起。

那次,我带母亲到医院看眼病。母亲一直跟在我的身后,寸步不离。我去交费的时候,一扭身,看到母亲也挤在窗口边。我大声对她说:“别总跟着我,不是让你在大厅等着吗?”我的语气里明显有斥责的意味。母亲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也“扑哧”一声笑了。我想起小时候,母亲也是这样斥责不听话的我的。现在,我跟母亲角色互换,爱,就以

矿石的苦难与生命的歌吟

——写在长篇小说《花落花开》付梓之际

□周宗雄

2012年,我到龄退休了。那时,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正在编辑一部《我和我的铜陵有色》系列故事书,这是一项铜陵有色史上没有先例的文化工程,我是该书责任编辑,有色公司为了将该书顺利编辑完成,故聘用我至2014年底。2015年,我终于全身退出工作岗位。退休后干什么?其实我早有安排了,那就是尝试写小说,继续讲述矿山的

故事。

我这辈子,除了在黄土地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其余时间就交给了矿山,交给了身边这座我看着她长大他看着我变老的小城。而这座小城是由一座矿山哺育的,这座矿山便是铜官山铜矿。当我还在远离这座矿山的偏僻乡村的时候,人们一谈起铜陵,便说起铜官山,便说起铜官山铜矿。可见,那时铜官山铜矿在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向往的。

十八岁那年,我来到了铜官山的

身边。作为一名矿工,每天和矿石打交道,渐渐地我对拥挤在采场的黑不溜秋的矿石有了一定的了解。我十分敬畏矿石,我觉得再小的一块矿石,也是神圣的。矿石教会了我们怎样面对磨难,教会了我们怎样面对人生,矿石不会因为面临着苦难而畏缩不前,仍然会一路行走,一路歌唱。这使我联想到矿工,联想到长年累月、默默无闻劳作在千米井下的这群人,他们也像矿石那样质朴、厚重、圣洁。

矿石是一座矿山的灵魂。决定一座矿山生命的长短,是矿石,一座矿山的矿石开采完了,它的生命就停止了。矿石是一次性资源产品,开一点就少一点,因此,再大的矿山,终有一天也会枯竭的。命运开阖有时,却牵于一线。

2003年,我身边的一座大矿因为资源枯竭正式宣布关破,牵涉人员达数万之众,看似平稳过渡,这中间各种利益的碰撞是激烈的,突然之间丧失了工作,由先前的央企职工,一夜之间变成了下岗工人,其所承受的经济上、心理上以及其它各种压力可想而知。

企业关破是个沉重的话题,由它带来的疼痛实实在在地落在每一个职工的身上。但生活不会停止,还会继续下去。我同情他们(不仅仅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矿工),我知道他们的痛苦(不仅仅因为我也是一名下岗职工),把笔墨落在他们身上,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

迄今为止,我创作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大多是矿山题材。我想,这是我很深的矿山情结所决定的。于是,我有了将下岗职工的故事搬到小说里的想法。经过一段时

间的酝酿之后,2015年8月,我开始动笔,2017年3月写成,约27万字,这便是《花落花开》。在我的朋友方存斌先生的引荐下,该书将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花落花开》写的是因铜官山关破而下岗的几位青工勇敢迎接命运挑战的故事。林海棠、张岚、赵英杰、李菁、陈抒、杜晓梅等随着命运的更迭走到了一起,他们抱团取暖,共渡难关。然而,社会现实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面对生活的险恶,人生征途的坎坷,他们又各奔东西。于是,有人跌倒沉沦了,有人拼搏成功了……

小说通过一系列普通人的命运,企图折射出一个伟大而复杂时代的风云,再现因资源枯竭矿山关破后下岗职工的现实生活,进而反映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他们抗争命运背后所付出的人性道德的代价,体现他们不折不挠创造自己新生活的人性的辉煌。

小说主人公的事业线跌宕起伏,林海棠的任劳任怨、坚忍不拔,走出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张岚勇敢地面对压力,向自己的命运挑战,昂首走进私企,闯出了一片新天地;杜晓梅则依靠自己的努力,考入公务员的行列;股市奇才赵英杰凭着自己的睿智和才干,历经千辛万苦,在股市和商业摸爬滚打,奋力拼搏,并华丽转身,成为雄踞一方的企业家;李菁屈从于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远走他乡,被迫堕入红尘后又自我救赎,然而在父母双亡后,却悲惨地选择了自杀……林海棠、张岚和赵英杰他们从关破的矿山走向社会这个追寻梦想的崭新舞台,默默地接受着从端着铁饭碗优哉悠哉地生活,到自己走上社会闯荡这种心理上的跌落;平静生活的打破,切身利益的碰撞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思想的摩擦。小说主人公的成功与失败、扬弃与坚守,是世纪之交急剧变革的社会的摹写。

《花落花开》力图将林海棠、张岚、赵英杰等塑造成下岗职工在逆境中昂扬奋起的一面旗帜,在困境中唱响一曲恢宏的生命之歌。他们集狡黠、善良、忠诚、正义于一身,成为这个飞速发展时代底层人们生活的一个缩影。

在长篇小说《花落花开》的创作过程中,总感觉小说中塑造的这些人物就在我身边,他们的喜怒哀乐、举手投足都是我熟悉和关注的。写着写着,我便沉浸在故事里,常常因为故事里的人物情节而泪流满面,不能自己。以至于妻子问我,你怎么了?我想,也许是情之所至吧。

挑个雨天逛雅安

□吴春萍

仿佛为了不辜负“雨城”这个名号,初夏的雅安,果然恹恹蒙蒙地下着雨;可是天并不太冷也不太热,一层暖湿湿热的薄薄水雾笼罩着北纬30度的这一方天地,潮潮的润润的,有如一幅水墨画,但又给人一种格外清新秀雅的安宁感觉。

撑了把伞,沿青衣江一路漫步。头顶,碧绿碧绿的银杏树叶尖上慢慢汇聚起晶莹的雨水珠,滴答滴答地落到伞盖面上,又像滑翔一般,顽皮地滚落到地面上——雨滴滚动四散溅起的水花晶莹剔透地不断上下跳跃着,奏响出一曲欢快的雨城行吟的音乐。而路面上有些略微低矮下去的地方,好像成了一个坑坑洼洼的小水塘一般。一滴滴水珠落在里面,变成一个个小水泡,兴奋地游来游去,终于听见“啪”的一声清脆爆裂声响,小水泡们便开始了一场你追我赶的游戏,追逐着水流流到地势更加低洼的地方——当它们快要到达目的地时,却冷不防又“啪”的一声再次迸裂爆开成一片白亮亮的水花,四处溅射,跃动暮春的音符;音色清亮,音质纯净。而在江面上,不时七七八八地盘旋飞翔着一些白色和黑色的水鸟,不知道在它们的蜻蜓点水里,是否啄到了可口的小鱼儿?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在青衣江上演绎出了一支“雨城”雅安的别样圆舞曲。

一抬头,海拔近2000米的周公山在青衣江和周公河对面云雾缭绕烟雨朦胧中的一片黛青苍苍里影影绰绰,靠近近视眼镜的我竟一时间有些看不太真切的模糊感觉来。而身旁近处的景物经过雨水的冲洗后,却又都变得更加通透润泽亮堂起来——青葱油绿的树叶孩子们鲜活灵动地罩在一片莹润透亮的水膜里。三叶草四叶草们白色紫红色的小花朵万头攒动着,遍地繁繁密密地开满了清香

淡雅的扁竹叶花;而太阳花和罂子花们则在这样的雨天里放低了些身段和姿态,五颜六色的花朵们耷拉着脑袋,有些害羞地含首低头,叶片儿上则滚动着晶莹的水滴。花上的、叶上的透明雨珠们映衬着那些花和叶的色彩,霎那间好像也变得五光十色起来……

过了一阵子,雨渐小渐停。路边田地里的一片青葱油绿里偶尔可以稀稀落落地看见三五成群的高粱色小蘑菇们探头探脑地使劲往外张望着——如果仔细在茶树脚跟搜寻,你会发现直立着的这一朵朵和雨伞长得很像的野生小蘑菇们散发出阵阵雨后怡人的清香,中间似乎还暗藏一种淡淡的茶香味儿……反正也是闲来无事,我索性拿出包里随身携带的购物袋采摘了一堆回家洗干净了煮汤喝——嗨!你别看这些其貌不扬的小家伙们,原生态茶菌的汤还真是鲜美好吃;香喷喷的,比人工种植的茶树菇好吃呢!我还顺便采摘了一些鹅脚板、脚迹苔(又叫蕨菜)、黄秧笋、野苕子等野菜回家焯了水凉拌……味道那个鲜美爽口啊,可真是不错了!

天晴的时候,可是不太容易有这些雨天里特有的景观和偶然发现的哦!怎么样?为了一饱眼福和口福,和我一样,挑个雨天逛雅安吧——别一想到下雨天就窝在家里宅电视和电脑;“雨城”嘛,由于天漏,雅安大多数时间都容易遇上雨天的——挑个雨天逛雅安,或许,你也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雅安;或许,你也会在“雨城”遭遇一些奇妙的情形哦!“雅雨、雅女、雅鱼”,号称“三雅”——雅安三绝;挑个雨天逛雅安——说不定,你就会有缘在雅雨中吃到雅女做的雅鱼;又或者,在“雨城”遭遇让你“雅”而且“安”的事情哦……

与鸟语(外二章)

□吕达余

卧室里传来“嘎嘎”的声音,一只漂亮的鸟儿误入我的家。它在窗户下面扑腾不休,想从飞来的地方飞出去。它寻不到出口,看见我的到来,在绝望地蹦跳。

哦,是每天在我窗前晨歌的那一只吗?我怕惊到了它,缓慢走向窗户。

我打开左边窗户,它飞向右边;我打开右边窗户,它飞向左边。鸟儿,相信我吧,我不会桎梏你,就象,我不会桎梏我自己。伸出双手将你挑起,向窗外将你放飞了。

你竟然没有飞远去,在窗前的树枝站立。我们相向而望,我向你招一招手,示意:你飞呀,飞呀!你抖动了一下羽毛,然而并没有飞走,你叽叽喳喳起来。

还从没有与一只鸟交谈呢,我想继续这样有趣的交谈。没有文字可以记录与翻译,这是一种奇特的语言。

可爱的鸟儿!希望明晨的歌唱,还像今天一样婉转。

荒野

荒野,一片荒野。没有人迹的地方,一切是原生态的。灌木、树与野草,覆盖了土地。间有的水虫,闪着若干光亮。会有虫鼠动物,生活于其间,有掩藏的生机。

没有道路规划,没有水泥覆盖,没有庄稼生长。

灌木与大树一样高大,小草与花朵一样尊贵,苔藓也能开出小花。这里还没有人来,人的足迹未能践踏,没有人的手势,在这里贯注其喜好与憎恶。

荒野,没有谁统治谁。最美好的氛围,是寂静。

各循其性而生,而死。生命,没有长短,寿夭。树折了回归泥土,生长别了生命。叶枯了,花谢了,一切皆是轮回。这里只有生命的欢乐和安宁。这里没有时间,一刹那即是永恒,永恒即是一刹那。这里没有喧嚣,没有悲喜。只有阳光,雪和风雨,静静地,运化一切。

人间一小块净土,却称着蛮荒之地。

蚕之颂

讲解员一直讲解蚕丝,展示华美的丝绸,歌颂毫无私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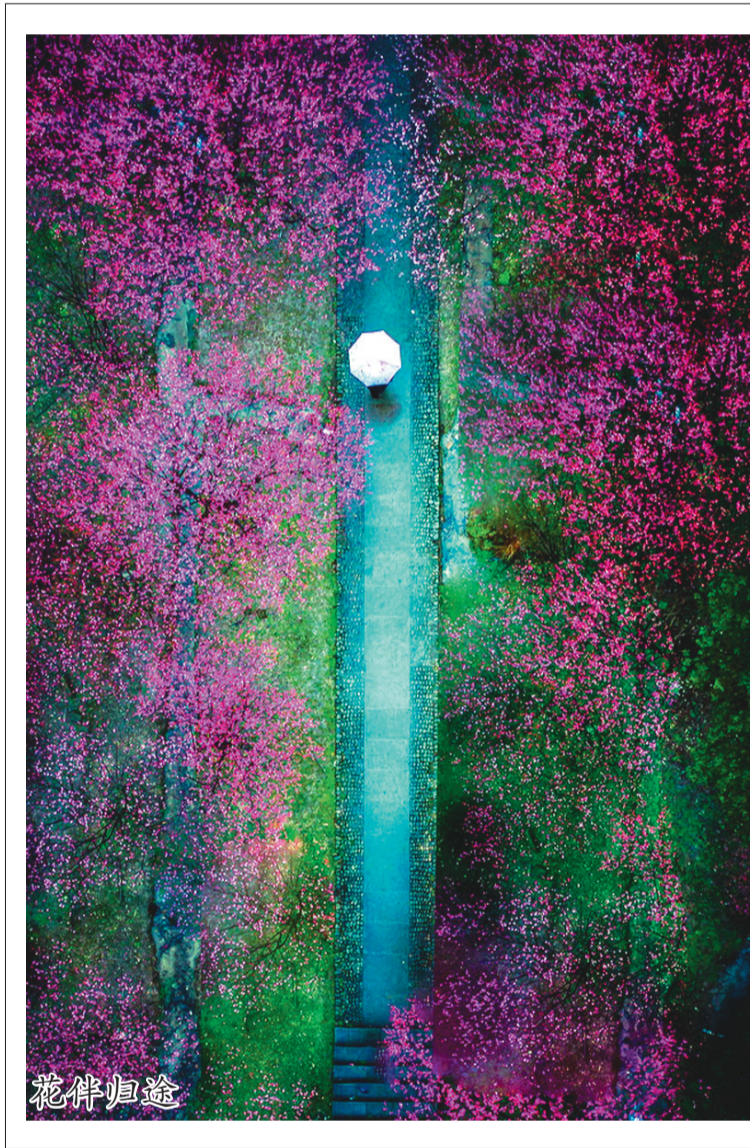
于人类居功至伟的蚕,它卑微忙碌的一生,约五十天左右时间。短暂的生命,微小的身躯,一生做一件重要工作:吐丝。一根丝线最长可达千米。无数根晶亮的细丝,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然后成蛹。丝,织成人类华美的衣服与锦被。蛹可食用,极富营养。蚕的排泄物,也有个好听的名字:蚕沙,入药,有祛湿止痛功效。

一生的劳作皆贡献于人,最后连身躯也入人的口腹。动物中有这样彻底的奉献者么?太短暂的生命,太微小的身体,塑不成雕像,立不了纪念碑。

听众们默然,有人动容了:同样吐丝的蜘蛛们,它可只为自己活着。

蚕最终是要破茧成蛾,进行一次低低的飞翔,哪怕是很短暂的飞翔。然而,多少生命终止于蛹。我们可曾问过蚕儿,愿充当这样的牺牲者么?

为了人的欲望,廉价的歌颂,兑现了蚕的一切。



花伴归途

铜官山

□苗青 摄



江南雨

“兄弟”

□沈成武

“来到大冶,不仅圆了我一个梦,而且洋溢着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话还没说完,桌子上的人都笑了。话说得有点煽情,眼光也有些许迷离,在大冶宣传口一千人面前,我竟如此文艺范地抖落出矿山人

的率直豪放。言未尽,酒来凑,我逮住那个花枝乱颤的管编辑强浮了一大白,大有酒不醉人人欲醉,直把美女作兄弟之势。

铜陵有色今年迎来70周年华诞,正筹建一个展示馆。到大冶,我们是来取经的。这里不仅有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大冶有色也有一座环境展示馆,声名遐迩,自然是学习借鉴的不二法门。尽管事先与大冶方面联系好了,上了路,同事的手机几乎没有歇过,不是通话就是微信,越临近目的地越是频繁。见同事忙得不亦乐乎,我问:“你们熟悉吗?”“没有见过面。”同事把手机伸到我面前:“你看,她说我们是兄弟。”我很是好奇,明明手机里通话的是一位女人,怎么成了兄弟?不过,我从他们的通话中,我听出了对方的干练和热情,也记住了一个词“兄弟”。

预定到达大冶的时间是中午12点,带队的领导不想给兄弟添麻烦,我们在黄石服务区里吃了简餐。进了厂区才刚刚一点,闻讯而来接我们的是大冶有色宣传部的刘部长。我们对让他提前半小时就投入工作感到

抱歉,他开口就是“兄弟嘛,客气什么!”只这一句,我们便回到了家。刘部长长牙很白,笑容始终在脸上洋溢,一口纯正的湖北话说得脆亮。大冶有色宣传部的其他同志又是泡茶又是摄影,之前一直和我们联系的徐副部长被刘部长从会场上请了回来,握手,问好,一见如故。这位“兄弟”倒是文静得很,谈笑风生间,她就把我们参观的日程安排好了,甚至我们的住宿。刘部长下午有会,他委托徐副部长和一位管编辑陪全程同我们。

无论参观大冶环境展示馆还是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我们看得全神贯注,徐副部长和管编辑站在左右,话不多,偶尔说上一句两句,语调也是极其轻柔。把我们送进磁湖宾馆的房间里,她俩就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云看着茵茵青草,娴静似娇花照水。这可是一份温暖而又亲近的陪同,让人如沐春风,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好感。只不过我将这份好感化作感动毫无保留地宣泄了出来。

收藏是我的业余爱好,因处中国古铜都,对青铜器自然偏爱得紧,在古代铜采冶历史上也就倾注了较多的情感,我们在黄石服务区吃了简餐。进了厂区才刚刚一点,闻讯而来接我们的是大冶有色宣传部的刘部长。我们对让他提前半小时就投入工作感到

为千亿元企业,各占本省企业鳌头,共同跻身全国五百强;铜采冶历史同发轫于商周,延绵三千年不绝……能够梦圆大冶,极目楚天,此行大赚。因此,聊发了一回本不属于我这个年龄的张狂。在大冶厂环境展示馆,在铜绿山遗址博物馆,我高谈阔论,指点江山,甚至忘记了此行的初衷,也无视一直默默陪着我们的两位美女的疑惑的眼神。可怕的是这种张狂一直蔓延到盛情的晚餐上。当然,他们的热忱更助燃了我的豪情勃发,我就像在邻家的妹妹面前卖弄着自己的所好。然而,他们又是温润内敛的,唯有笑容肆意绽放。我一度怀疑,他们是否曾经与我擦肩而过有一次五百年修来的回眸?抑或是他们的父辈就是六十年代从铜陵来到了这里?不然,这种兄弟般的熟悉、亲切又是从何而来呢?

回到宾馆,我没有和同事出去散步,想写点文字。手机上划不成句读,脑海里却浮起冯至的诗句:“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从你身边流过/我无心将你的影子/投入我软软的柔波……”起风了,窗外淡淡的月,淡淡的风,月似面容风如语;磁湖畔槐花一嘟噜一嘟噜地开着,香透帘栊。不写也罢,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怎么着都惬意。

只是,何时才能再相见。我的兄弟!